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四裔考十七

北

杜氏通典曰北狄白虎通云狄者易也言辟易無以別說文云狄本犬種故從犬畜牧為業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

鳥鼠少長則射狐兎肉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寛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茍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者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竒畜則槖駝驢鸁駃騠騊駼驒騱槖駝言其負槖槖而馱物

也羸驢種而馬生之也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即超其母騊駼野馬類也生北海驒騱駏驉類也駝徒何反駃音決騠音提騊音陶駼音圖驒音顛又云驒騱野馬也唐虞則山戎夏則獯鬻周則獫狁懿王時德衰侵暴乃及涇陽地今安定平涼郡地並涇水之陽人被其苦至曾孫宣王乃命將討伐至太原稱為中興四夷賓服其後山戎越燕伐齊後又伐燕齊桓公救燕敗走之襄王之時戎狄至雒邑東至衛境侵盜尤甚晉文公乃興師攘却居於西河圁洛之間今洛之上郡銀川之地圁音銀號曰赤翟白翟而晉北有林胡樓

煩之戎今郡則樓煩故地燕北有東胡山戎烏桓之先也後為鮮卑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不相統一及晉悼公納魏絳之謀和諸戎戎服而晉强晉侯賞魏子金石之樂至安王之時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句注山一名西陘山在今鴈門郡洎于戰國趙武靈王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傍陰山下至高闕為塞按漢武帝元朔二年遣衞青渡西河至高闕破匈奴河自今靈武郡之西南便北流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流時帝都在秦所謂西河疑是此處其高闕當在河之西今九原郡之西北也

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將秦開襲破東胡却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造陽在今嬀川郡之北襄平即遼東所治今安東府置上谷今上谷范陽文安河間嬀川等郡漁陽今漁陽密雲郡右北平今北平郡遼西遼東今安東府地郡以距胡匈奴之先夏氏之後殷代奔北夷至七國時國漸強盛以為隣敵及秦始皇平天下北却匈奴築長城渡河以陰山為塞陰山今安東府北山海經已有匈奴周書又云正北匈奴以橐駝白玉為獻當時猶微也及秦亂劉項相持之際未遑邊備單于頭曼稍稍渡河南復

其故地(今洛交安化郡地)至冒頓匈奴益強盛盡服從北夷南與諸夏為敵國圍漢高帝於白登(今雲中郡東南)帝因婁敬說後妻以宗女公主呂后文帝復通和親其後復大入蕭關(今平涼郡蕭關縣)燒回中宮(今扶風郡界)於是置細柳棘門霸上三軍以備焉納鼂錯說召人實塞下終景帝時不為大患武帝因王恢議誘單于入塞不克自爾侵盜尤甚衛青霍去病累歲窮討盡徙漠北矣漢境又至於陰山開河西置酒泉等郡(今郡)以隔絕羌胡

遂通西域宣帝時其國亂賢王以下爭立為五單于呼韓邪南移近塞朝漢為藩臣郅支奔康居為甘延壽誅滅成帝時單于又來朝賜以後宮王牆單于喜甚上書願保塞上谷今嬀川郡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郎中侯應習邊事陳十不可及王莽輔政易單于璽曰章改號恭奴單于復大寇盜莽又改號降奴服于發兵屯戍議滿三十萬十道窮追分裂為十五單于嚴尤諫陳五難至後漢建武二

十年其國饑疫死耗分為南北單于其南單于欵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狄入居雲中今榆林郡單于府地後又移居美稷今西河郡臧宮等上書請滅北匈奴光武務欲息人不許和帝時北單于為竇憲破滅安帝時南單于屢被鮮卑侵掠靈獻之際轉又挫傷魏武帝遂分為五部置於西河離石諸郡今太原西河昌化郡之間劉元海則左賢王之孫而南匈奴種微矣初烏桓漢武帝時霍去病擊匈奴左地因徙於上谷漁陽之間為漢偵察匈

奴動靜始置護烏桓校尉監統之至後漢漸強盛光武納班彪策又置校尉獻帝以後冦掠轉盛竟為曹公所滅自桓靈之際鮮卑又盛盡有漢北匈奴故地至光和中其帥爭立國亂而檀石槐之種魏文帝時為小種鮮卑軻比能破之比能明帝以後國亂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拓跋宇文更盛並稱大號跨有中州焉蠕蠕自拓跋初徙雲中即有種落後魏太武神䴥中強盛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社崘始號可汗猶言

皇帝以後常與後魏為敵國明帝熙平以後其國主爭立大亂東西魏之時突厥既強蠕蠕主奔西魏悉被誅滅自蠕蠕衰弱突厥漸盛至西魏大統中大破蠕蠕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土門號可汗猶古之單于也北齊後周爭結婚姻傾府藏事之至大邏便沙鉢畧分為二國大邏便之後為西突厥焉隋文帝開皇中本國荒亂其主染干朝隋幷徙種落於朔州及夏勝二州之間（朔今馬邑郡夏今朔方郡勝今榆林郡）煬帝親幸其部

其後始畢可汗圍帝於鴈門因隋亂華人奔湊又更强盛控弦百萬勢陵中夏唐武德中冦原州今平涼郡貞觀初頡利又至渭橋四年李靖滅其國靈州今靈武郡總管張寶相擒頡利獻焉太宗納溫彥博之議置其餘種於河南朔方之地其後滋繁分為六州至阿史那元珍叛還故地開元初本落亂又請降復處河南俄又叛去其西突厥自隋開皇中國亂各自為一國大業末西突厥被北突厥所滅北突厥武太后嗣聖初

其主默啜寇定州趙州大殺掠而去自三代以還北狄盛衰可畧而紀其小國者時有侵擾不為大患者則不暇録焉唯契丹武太后萬歲通天初其帥李盡忠孫萬榮陷營州今柳城郡自稱可汗司農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敗於西峽石黄麞谷仁節死焉賊又陷冀州今信都郡刺史陸寶積死之夏官尚書平章事王孝傑率兵十八萬又敗没於東峽石又令御史大夫婁師德率兵二十萬拒之萬榮為家奴所殺其黨遂潰

匈奴

匈奴先祖夏后氏之裔曰淳維殷時奔北方至周末七國時而與燕趙秦三國為邊隣趙孝成王使李牧備匈奴善撫士卒以便宜置吏租皆入府幕為士卒費日殺牛享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約曰匈奴有來入盜者但急自備敢捕虜者斬而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者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牧為怯雖趙兵亦以為吾將軍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

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彀者十萬（彀工豆反張弓弩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十人委之單于聞之率衆來入冦李牧張左右翼擊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胡也襜處康反襤魯甘反）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後秦滅六國而始皇使蒙恬將數十萬人之衆北擊胡悉逐出塞收河南地渡河以陰山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

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秦之臨洮在和政郡和政縣即長城所起處）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至秦亂所謫徙戍邊者皆去於是復稍渡河與中國界於故塞（今安化延安平涼郡之地）後為其太子冒頓以鳴鏑射殺之而自立為單于（時秦二世元年）遂東襲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産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幷樓煩白羊河南王（樓煩已具前白羊未詳所在疑今朔方新秦等郡之地）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朝那今安定郡臨涇縣膚施今

（延安郡膚施縣）是時漢方與項羽距中國罷於兵革故冒頓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别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强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世姓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攣鞮氏（按後漢史南單于比姓虛連鞮雖相記有異而其音相類）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

右大當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户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顔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者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直當也在今嬀川郡之東接濊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今上郡洛交延安咸寧郡之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今雲中單于安邊郡之北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為大國

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行長什長裨小王相都尉當户且渠之屬且子余反今沮渠姓蓋本因此官也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匈奴秋社八月中會祭處也蹛者繞也言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繞三周乃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蹛音帶其刑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小罪者軋軋者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踝者也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

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左者以左為尊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晉張華曰匈奴名塚曰豆落喪服近幸臣妾從死多至數十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巵酒而所得鹵獲因以與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善為誘兵以包敵包裹取之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轝死者盡得其家財是時漢初定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

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今太原府高帝將兵往擊之於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今雲中郡步兵未盡到冒頓果出精兵三十餘萬圍高帝於白登七日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高帝乃使使閒厚遺閼氏冒頓遂引兵去漢亦罷歸是時冒頓兵強數苦北邊帝患之問劉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信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矣陛下誠能以長公主

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立為單于也何者貪漢重幣也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使辯士諷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哉可無戰以漸臣也高帝曰善使敬往結和親之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新破少人地肥饒可益實之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興今

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强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於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强本弱末之術也帝曰善乃從敬議徙十餘萬口是後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今安邊及馬邑郡之北境是高帝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孝惠高后時冒頓寖驕乃為書使使遺高后詞甚悖慢后大怒召丞相陳平及樊噲季布等議之噲曰臣願

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問布布曰噲可斬也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聲未絶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揺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横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悪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報書甲辭答之冐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修和親其三年

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冠往來入塞捕殺吏卒詔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上郡之縣也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其明年單于遺漢書言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不告單于也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師古曰謂匈奴再得漢讓書而發使將書以報漢漢留使不得還而漢又更不發使至匈奴也漢以其故不和隣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少吏猶言小吏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

卒良馬力強以滅夷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虖淺奉書請獻槖駝一騎馬二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舍居止也）使者至即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漢界上塞下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

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漢乃復遣宗人女為翁主妻老上單于為閼氏使宦人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物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

衣袴皆裂敝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牧畜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必窮之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今彭原郡彭原縣燒回中宮候騎至雍今扶風郡縣甘泉漢甘泉宮在今雲陽縣於是文帝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

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掠人民畜産甚衆雲中遼東最甚帝又遣單于書復約和親事時賈誼論邊事曰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蠻夷者天下之足今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車舟之所達人跡所至莫不率服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

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臣切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三十萬口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陛下何不立一官置吏以主匈奴雖以千石居之可也令國中日治匈奴日危將必以匈奴之衆為漢臣人制之令千家而為一國處之塞外自隴西延安至遼東各有分地以使邊備月氏灌窳變皆屬之（窳音庾）其置郡然後罷戍休邊人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矣不然數十萬之衆積於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餽

之帝不能用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漢復與匈奴和親歲餘匈奴復絶和親大入上郡雲中雲中今單于府榆林郡之地所殺掠甚衆於是漢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是時匈奴强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太子家令鼂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大利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没身不復自高后以來匈奴三入隴西攻城屠

邑毆掠畜產民氣破傷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砥礪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坂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

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騎射之官）騶發（騶謂矢之善者也）矢道同的（言其妙射）則匈奴之革笥（以木板為鎧）木薦（以木板為楯）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劒戟交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

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俛仰之閒耳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義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當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衡橫此萬全之術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

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北地今彭原安化靈武五原等郡之地）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絶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

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患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藺石雷石也可投人渠荅鐵蒺藜也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調謂筭度之也總計城邑之中令有度千家以上為中周虎落虎落外藩也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募有罪人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

令居之也

今皆除其罪 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 謂其等級同列卿 其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 言胡人入為寇驅掠漢人及畜產而他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本主以半賞之 縣官為贖 胡得漢人官為備價贖之 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 言非

以此事欲立德義於主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上文帝崩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姓聶名壹翁老人之稱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

謂私出塞交易陽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伏兵而待單于也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保此亭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巡行徼塞也單于得尉史欲刺之尉史知漢謀乃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

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以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絶和親攻當路塞塞之當行道處者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絶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得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李廣俱為胡所敗其冬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於是漢使將軍衛青李息出代郡

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斗絶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首其中造陽地也辟讀曰僻是歲元朔二年其年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伊穉斜自立為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陟安侯數月死其年匈奴數萬衆入代郡鴈門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

郡各殺掠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河南地築朔方數寇盜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掠吏民甚衆其明年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出塞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逃亡漢將軍得右賢王人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入代郡殺掠明年春漢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塞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

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自次者尊重次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絶幕直度曰絶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徼要也誘令疲要其困極然後取之也毋近塞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

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掠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圍李廣廣盡亡其軍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

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新秦解在食貨志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掠千餘人其年春漢謀以為翕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以粟秣馬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皆非公家發與之限糧重不與焉負戴糧食者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絶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

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與猶如也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且行且捕斬之北至窴顏山趙信城而還趙信所作因以名城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乆不與其大衆相得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眞單于復得其衆右谷蠡乃去號復其故位驃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

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大將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亦萬數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敞使於匈奴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

使者單于亦輙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廵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巳滅兩越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苴井余反從驃騎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水名也去令居千里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廵邊親至

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單于大怒留吉遷辱之北海上然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闚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遣太子入質求

和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絶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眩雷地在烏孫北眩音縣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翕侯信死漢用兵者以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也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乃坐穹廬外見信信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

品以和親品謂等差也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國中所餘者無幾皆當其盡也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以為欲說折其辭辯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畱匈奴使匈奴亦畱漢使必得當乃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復諂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紿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結為兄弟王烏歸報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於

是數使奇兵犯漢邊漢乃使郭昌及浞野侯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年少號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燉煌兒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單于怒而悉留漢使是歲漢令因杅將軍築受降城將單于年少好殺國中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私告漢以兵來即發漢乃築受降城使浞野侯將二萬騎出朔方左大都尉

欲發而覺單于殺之發兵擊浞野侯浞野侯併軍沒於匈奴兒單于立三歲死子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列亭至盧朐山而使游擊將軍韓説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伉衛青子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

人會任文擊救任文漢將擊救者擊匈奴而自救漢人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為單于漢既誅大宛威振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時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單于乃自謂我兒子何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

人行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漢兵物故什六七漢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合戰為匈奴所圍陵降匈奴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李廣利及路博德韓說等將兵出鴈門朔方五原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衆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引去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

子左賢王立為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酒泉殺略吏民於是漢遣貳師將軍及商丘成莽通等將兵十四萬出五原西河酒泉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郅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單于自將精兵度姑且水又使李陵等將兵追漢軍合戰虜不利引去貳師將出塞匈奴使五千騎要擊漢軍合戰虜兵壞散漢軍乘勝逐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會貳師

妻子坐蠱收聞之憂懼欲深入要功遂北渡郅居水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要遮貳師貳師軍敗降匈奴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殰罷極苦之孕重懷任者也墮落也殰敗也音讀罷讀作疲極困也苦之心厭苦也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母閼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乃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

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顓渠閼氏謀匿單于死詐撟單于令撟與矯同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鞮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壺衍鞮單于既立風漢使者言欲和親左賢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率其衆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寃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

未嘗肯會龍城各居其本處不復會龍城祭後二年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閼氏不正國内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秦時人有亡入匈奴者子孫尚號秦人漢兵至無奈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衛律於是止乃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欲以通善意時單于立三歲矣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

所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為道擊之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令可度於余吾水上作橋以備奔走時匈奴兵數困國益貧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明年匈奴使犂汙王窺邊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犂汙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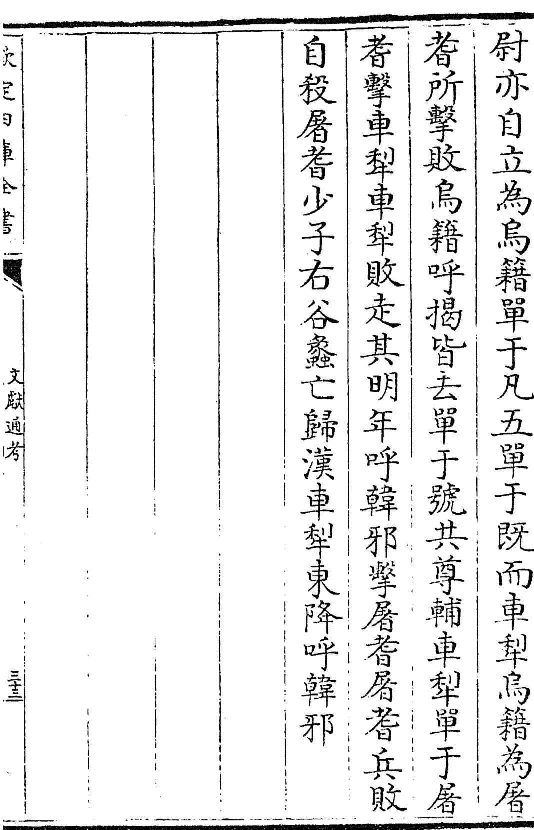
千騎無幾言不多時也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皆張掖縣也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千騎入五原殺略數千人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其後以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言會昭帝崩宣帝即位烏孫昆彌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願發國半精兵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鋭士遣田廣明范明友韓增趙充國田順等

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里烏孫西域昆彌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凡二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敺畜產遠遁是以五將軍少所得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匈奴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犂汙都尉千長騎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驘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為長羅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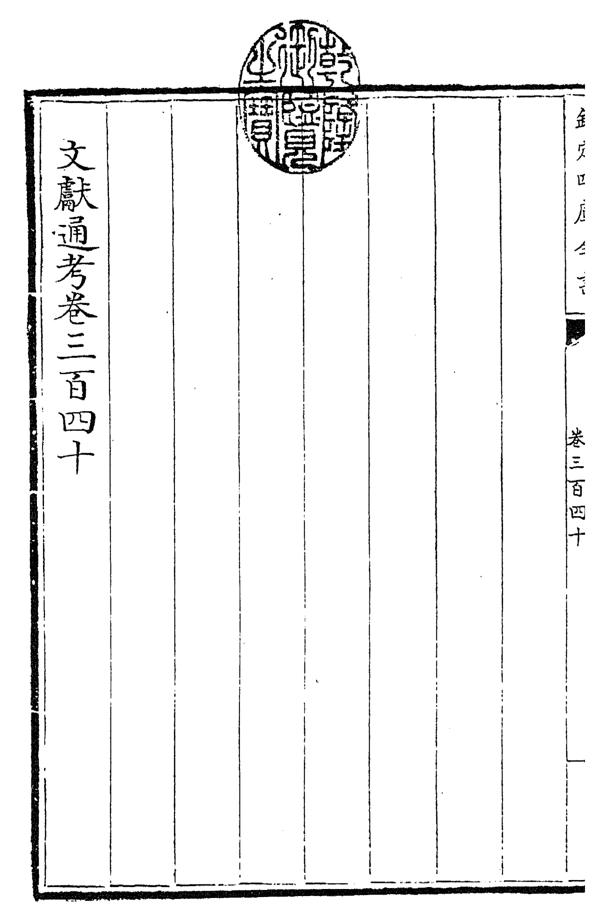
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畜凍死回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計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饑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産什伍匈奴大虚弱諸國羈縻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當者報其直）滋欲向和親而邊境省事矣壺衍鞮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為虚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時匈奴不能為邊寇於是

漢罷外城以休百姓外城塞外諸城是歲匈奴饑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匈奴遣六千騎擊漢之田車師者不能下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是歲神爵二年也乃立右賢王屠耆堂為握衍朐鞮單于既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服其姑夕王與烏禪幕及左地

貴人共立稽侯狦（虛閭權渠單于之子）為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
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鞮單于握衍朐鞮單于與戰兵
敗恚而自殺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謀殺右
賢王右賢王乃與都隆奇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
單于發兵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兵敗走時西方呼揭
王來與唯犂當戶共讒右賢王屠耆單于殺右賢王後
知其冤復殺唯犂當戶於是呼揭王恐乃畔去自立為
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犂單于烏藉都



尉亦自立為烏籍單于凡五單于旣而車犁烏籍爲屠耆所擊敗烏籍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尊輔車犁單于屠耆擊車犁車犁敗走其明年呼韓邪擊屠耆屠耆兵敗自殺屠耆少子右谷蠡亡歸漢車犁東降呼韓邪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許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六十三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四裔考十八

匈奴

呼韓邪左大將烏厲屈等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南降漢漢俱封為侯時李陵子立烏籍都尉為單于呼韓邪捕斬之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

[seal]

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為閏振單于在西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閏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服役於人為

下以馬上戰鬬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鬬不在兄則在弟雖死子孫猶有威名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屈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

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款叩也願朝三年正月會正旦之朝賀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所過之郡每為發兵陳列於道以為寵衛也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綬盭古戾字戾草名也以戾染綬亦諸侯王之制也玉具劍標首鐔衛盡用玉為之也鐔劍口旁横出者衛劍鼻也佩刀弓一張矢四發發十二矢棨戟十棨戟有衣

之戟也棨音啟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一稱為一襲猶今人言一副衣服也錦繡綺穀雜帛八千疋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長平涇水上坂也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不令拜也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徐自為所築者也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

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貢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疋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為送始郅支單于以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因北擊烏揭西破堅

昆北降丁零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給之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潛殺吉其後呼韓邪歸北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漢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會康居數為烏孫所困欲倚匈奴合兵取烏孫乃遣兵迎郅支

乃結兵西詣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與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郅支既誅呼韓邪且喜且懼上書言願謁見天子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故未得至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復入朝禮賜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保守也自請保守之令無寇盜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

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

之未嘗不哭也如罷邊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絶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

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乘塞登而守之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

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絶滅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稱德漢（於漢自稱恩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子雕陶莫皐立為復株絫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

見漢諡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鞮　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多於竟寧時復株絫單于立十年鴻嘉元年死弟且麋胥立為搜諧若鞮單于遣子左祝都韓王朐留斯侯入侍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為朝二年發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遣子右於涂仇撣王烏夷當入侍車牙單于立四年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

立為烏珠留若鞮單于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哀帝建平四年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游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亦總謂地名耳不必係於河水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輙有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已亂而後治戰鬬而後捷則不足貴二者皆微微謂精妙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

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請引秦以明之以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石言堅固如石甚衆卒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得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廷議於是大臣權書遺之以權道為書順辭以答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艾至孝文時匈奴侵

羨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曁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擊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追奔逐北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

之師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盧山匈奴中山名至太始之初匈奴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二十萬騎征之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携國歸化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專制謂以為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隸謂附屬惡謂威也其強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

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西南夷種也在蜀徼外籍蕩姐之場羌屬也籍蹈也姐音紫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北狄為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

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拒以來厭之辭䟽以無日之情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負前言捐往辭言單于因捐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絶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之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内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

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卑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家不安也書奏天子悟而許之加賜錦綉繒布絮各有差他如河平時平帝時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去胡來王唐兜為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為王號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亡降匈奴單于受之遣使上書言狀詔遣使告單于曰西域内屬不當得受

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為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者輙以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輙送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國幾絶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惡都奴西域之谷名逆受迎而受之單于遣使送到國因

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聽不免其罪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乃造設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函封與璽書同一函而封之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時王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

知牙斯今請更名曰知莽大説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王莽篡位遣五威將王駿等多賫金帛重遺單于諭曉以受命代漢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單于以去璽加新與臣下無異願得故印駿椎碎之單于無可奈何又多得遺賂乃遣使奉馬牛入謝單于始求稅烏桓莽不許漢既頒四條匈奴以故事責烏桓稅烏桓曰奉天子詔條不當予匈奴怒發兵攻烏桓虜其人因寇掠其人民重以印文改易釁由是生故怨恨明年西域車師後王

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二千餘人驅畜産舉國亡降匈奴單于受之但欽上書言匈奴冦擊諸國莽大怒分匈奴為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將兵萬騎多賫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諸子欲以次拜之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有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是後匈奴歴吉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冦盜殺掠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

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䖟之螫敺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齎輕糧深入遠戍雖

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處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敝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

也計一人三百日糧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賫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鬴鍑薪炭重不可勝鍑釜之大口者音富湌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銜尾馬銜尾也

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請率見到之兵且以擊虜莽不聽於是天下騷動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天鳳初烏累若鞮單于呼韓邪之子烏珠留單于之弟名咸又請和邊遣人造塞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王歙歙昭君兄子莽遣歙弟颯使匈奴

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罷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
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莽復
遣歙與五威將王咸等多遺單于金寶因諭說改其號
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單于貪莽金幣故
曲聽之然寇盜如故莽怒又更名曰降奴服于單于咸
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輿立為呼都而尸道臯
若鞮單于既立貪利賞賜遣使奉獻至長安莽拜云當
為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匈奴愈怒並入北邊

北邊由是壞敗漢兵既誅莽更始二年漢遣陳遵等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侯以下印綬單于輿驕謂遵等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簒匈奴亦出兵攻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亂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其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南匈奴醯落尸逐鞮單于比者呼韓邪之孫烏珠留若鞮之子也自呼韓邪後諸子以次立至

比季父孝單于輿時以比為右薁鞬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建武初彭寵反叛於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共侵北邊六年始遣使通匈奴賂遺金帛以修舊好匈奴亦遣使來獻而單于驕倨自比冒頓光武方內平諸夏未遑外事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止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山以東漢常山關居代郡今安邊馬邑郡即漢代郡漢居庸關在今嬀川郡

（懷戎縣）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障修烽火匈奴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今上黨樂平高平陽城郡地）扶風（今扶風汧陽新平）天水二十一年復寇上谷中山（今博陵郡）殺掠甚衆北邊無復寧歲二十二年比從父弟蒲奴立為單于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饑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求和親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河西太守（今銀川新秦昌化西河之西境地）求內附二十四年八部大人

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欵五原塞今九原郡願永為蕃蔽扞禦北虜光武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東觀記曰十二月癸丑匈奴始分為南北單于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擊北單于敗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蕃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願遣侍子修舊約北單于蒲奴也二十一年襲位南單于比也二十四年八部大人所立自此匈奴分為二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等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延使

者使者曰單于當拜伏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拜伏稱臣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䣆等反命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文馬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薁鞬左賢王將其衆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北庭三百里共立左賢王為單于月餘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遂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璽綬車輿馬金帛樂器

甲兵飲食什器又轉河東米糒牛羊以贍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金帛太官御食醬單于子及左右賢王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繒綵合萬疋歲以為常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單于既內附

兼祠漢帝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為樂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次左右漸將王是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户諸官號各以權力優劣部衆多少為高下次第焉單于姓虛連題前書曰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撑犁孤屠匈奴謂天為撑犁子為孤屠與此不同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四姓為國中名族

常與單于婚姻呼衍氏為左蘭氏須卜氏為右主斷決
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焉冬前畔五骨
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
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
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
擁護之為設官府從事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
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
常及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置諸部王助

為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為郡縣偵羅耳目（猶探候也）北單于皇恐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輙謝曰自擊亡虜薁鞬日逐耳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天子名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

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貳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勑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

示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絶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呼韓邪稱臣受賞郅支背德被誅以此二者行事曉告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帝悉納從之臧宮馬武上書言匈奴民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之力不能當中國一郡宜臨塞厚懸賞購喻告高句麗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

年不從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報答賜以綵繒不遣使者南單于比立九年卒弟左賢王莫立遣使弔祭慰賜後以為常莫立一年卒弟汗立二年卒比之子適立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入五原塞遂寇雲中至原陽南單于擊却之適立四年卒莫子蘇立數月卒適弟長立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為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許之八年遣使報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

塞因北使令遣兵迎之漢使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使中郎將吴棠等將營士屯五原曼柏美稷其年秋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爲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畧甚衆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乃大發縁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于亦遣左賢王信從軍虜聞漢兵來悉度漠去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

陽太守廉范擊却之詔遣三郡兵追之無所得建初元年南部苦蝗大饑肅宗命稟給其貧人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二萬八千人馬二萬匹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北單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縣為設官邸賞賜待遇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

牛馬驅還入塞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汙之子宣立伊屠於閭鞮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匈奴遣兵千餘人獵至涿邪山卒與北虜溫禺犢王遇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雲上書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

安其意肅宗從太僕袁安議許之章和元年鮮畀擊北匈奴大破之北庭大亂屈蘭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卒長之弟何立時北虜大亂加以饑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併北庭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單于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庭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恥自發若出兵奮擊必有嚮應臣伏念先父

歸漢以來蒙被覆載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生長漢地開口仰食四時賞賜動輙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效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出朔方居延同會虜地又恐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内外乞還執金吾耿秉等將兵併力而北冀因聖威一舉平定太后以示耿秉秉請從之永元元年以秉及竇憲等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二年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

引兵與漢兵兩道襲之北單于遁走獲閼氏及男女虜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剋獲降納黨衆最盛領户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三年北單于復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其弟於除鞬自立為單于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奏請立於除鞬為北單于司徒袁安等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内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今若復立於除鞬是失信於

南單于百蠻不敢復保誓矣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
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餘萬今北
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朝
廷不從乃遣耿夔即授璽綬賜具羽蓋使中郎將任尚
持節護衛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
憲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討斬之破滅其衆單于屯
屠何立六年卒宣弟安國立安國立一年為其下所殺
適之子師子立新降胡襲師子擊破之於是新降胡遂

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立前單于子日逐王逢侯為單于殺畧吏人燔燒亭帳将車重向朔方欲度漠北於是遣行車騎将軍鄧鴻等合四萬人討之擊逢侯於滿夷谷大破之逢侯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師子立四年卒單于長之子檀立南單于比歲擊逢侯多所虜獲逢侯轉困迫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和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賜元興元年重遣使詣燉煌貢獻辭以國貧未

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侍天子降大使至國即遣侍子隨大使入侍時鄧太后臨朝亦不答其使但加賜而已永初元年夏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饑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及遣行車騎將軍何熙龎雄等擊之單于見騎軍並進大恐怖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龎雄等拜陳道死罪詔赦之待遇如初乃還所鈔漢民及羌所畧轉賣入匈奴中者合

萬餘人元初四年逢侯為鮮卑所破部衆分散皆歸北虜五年春逢侯將百餘騎亡還詣朔方塞降詔徙之於潁川郡檀立二十七年卒弟拔立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將王匈奴有右左漸將王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增置沿邊諸郡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拔立四年卒弟休利立永和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叛寇西河殺朔方代郡長史發沿邊兵討

破之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不預謀乃脫帽謝罪既而恐懼自殺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遂寇掠并凉幽冀四州冬遣中郎將張耽等擊破之斬首三千級獲生口甚衆呼蘭若尸逐就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天子臨軒大鴻臚持節拜授璽綬引上殿賜車蓋刀劒什物給綵布二千疋遣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單于歸南庭建康元年中郎將

馬寔募刺殺句龍吾斯送首洛陽進擊餘黨皆平之兜樓儲立五年薨居車兒立永壽元年匈奴左薁鞬臺耆等畔寇鈔美稷張奐擊降之延熹元年南單于諸部並叛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張奐討之諸部悉降奐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桓帝以居車兒一心向化無罪乃遣還庭居車兒立二十五年卒子某立（史失其名）熹平六年卒子呼徵立光和二年中郎將張修與單于不相能修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為

單于修以不先請而擅誅檻車徵詣廷尉抵罪中平五年匈奴右部醢落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子右賢王於扶羅立於扶羅即劉淵之祖而國人殺其父者遂畔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於扶羅詣闕自訟會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百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内諸郡今河内鄴汲等郡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欲歸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虚其位以老王行事獻帝興平二年單于於扶羅死其弟呼厨泉立

為單于以凡被逐不得歸國數為鮮卑所鈔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帝還洛陽又從遷許然後歸國建安二十一年單于來朝魏武因留於鄴而遣去卑監其國焉以其既在內地人衆猥多懼必為寇始分其衆為五部立其中貴者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末幾復改帥為都尉其左部居於太原故慈氏縣今西河郡隰城縣右部居祁縣中部居太陵縣今文水多者一萬落少猶四五千落

晉武初塞外匈奴大木寒泥黒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今定襄雲中郡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太始七年單于劉猛背叛帝遣婁侯何楨討平之其後稍因忿恨漸為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歷古為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後有風塵之驚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孟津北地今彭原郡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狄庭矣宜及吳

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大阿厚率其部落三萬人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太傅及萋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萬餘口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其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並來降帝並撫納之按晉史云北狄以部

落為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馬譚種赤勒種捍蛭種赤沙種欝鞞種萎莎種香童種勃蔑種羌渠種賀賴種跋大樓種雍屈種貟掛種力羯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其官號有左右賢王左右奕蠡王左右於陸王左右漸尚王左右朔方王左右獨鹿王左右顯祿王左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王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惟太子得居之其三姓有呼延氏卜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又有左日逐出為輔相則有左右沮渠左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綦氏勃氏皆勇健好反叛蛭呼丁反

惠帝元康末魏武所分左部都尉左賢王劉元海漢初高帝以宗女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冒姓劉氏為首叛亂竊大號據神器自是戎狄迭有中夏矣元海父豹即單于羅之子左賢王也

范蔚宗曰自漢興匈奴強熾爲患窮力殫財冦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爲邊備單于保塞稱蕃故曰邊衛罷關徼之警息兵民之勞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内暴滋深光武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因徙幽并之民增屯戍之卒而已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奉藩稱臣

永為扞禦天子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後讐釁既深互伺便隙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後亦頗為出師令竇憲耿夔之徒前後掩其窟穴躡北追奔三千餘里單于震懾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算不謬

於當世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竇憲務三捷之効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返其故庭並恩兩護以私己福棄蔑天公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憤恨之深乎自後經綸失方叛服不一其為疢毒胡可殫言降及後世翫為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謂劉元海及托跋氏並都中國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既勒燕然之後若復南虜於漢北引侍子於京師混并匈奴之區使

得專為一部則荒服無忿爭之跡邊境息征伐之勤此之不行遂為巨蠹自單于比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以驅逼魏武雖分其衆為五部然大率皆居平陽暨乎左賢王豹之子劉淵假稱大號縱盜中原吞噬神鄉丘墟帝宅遂至二帝沉没虜庭誠可痛心也

劉淵

劉淵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即單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單于羌渠為國人所殺其子於

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為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内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即淵之父也魏武分其衆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兹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太陵劉氏分五部然皆家於晉陽汾澗之濱豹生淵淵幼而英惠居母喪盡孝好學經史諸子無不綜覽武藝復精絶咸熙中為任子在洛陽會豹卒以淵代為左

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法禁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儁傑無不至者後為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惠帝失馭寇盜蠭起淵從祖北部都尉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為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户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於是密推淵為大單于淵至右國城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於離石永興元年淵乃僭即漢

王位尊劉禪為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進據河東攻寇蒲阪平陽皆陷之遂入都蒲子永嘉二年僭稱皇帝遷都平陽寇洛陽王師屢敗淵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子和立其弟聰殺之而自立遂陷洛陽繼陷長安二帝蒙塵聰以太興元年死在位九年子粲嗣為靳準所殺曜討準殺之僭立改國號趙曜在位十年石勒伐之兵敗見執為勒所殺自淵至曜凡三世二十七年而亡

石勒

石勒字世龍初名𠣄音背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並為部落小帥勒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曷朱性凶粗不為羣胡所附每使勒代己督攝部胡愛信之大安中幷州饑亂勒與羣胡俱為人所掠賣勒遭賣與茌平人師懽為奴後遂為羣盜陽平人公師藩起兵趙魏自稱將軍勒與汲桑率數百騎赴之藩拜勒為前隊督藩既誅桑自號成都王

以勒為前驅屢有戰功署為掃虜將軍封侯後兵敗收餘衆奔劉淵淵以為輔漢將軍平晉王後以功加督山東諸軍征討事淵死事聰聰死劉曜立勒叛曜伐而滅之僭即趙王位以咸和七年死在位十五年子弘嗣勒弟虎廢而殺之自立虎立十五年死子世立其兄遵廢之而自立冉閔復廢遵而立鑒鑒謀討閔不克為閔所殺盡誅石氏勒至鑒凡五傳二十三年而亡

沮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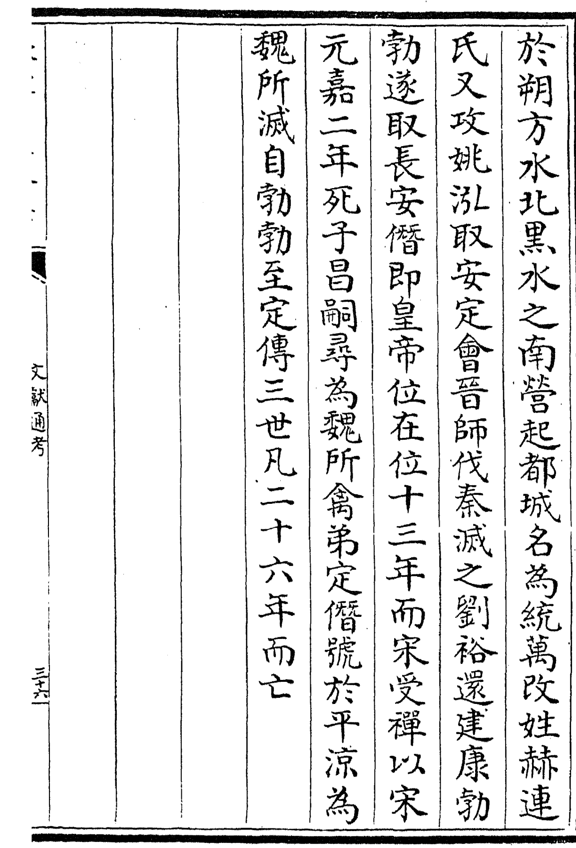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蒙遜博涉經史曉天文雄傑有英略梁熙呂光皆憚之故常游宴自晦會其兄羅仇等為光所殺乃屯據金山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為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業以蒙遜為張掖太守攻西郡取之晉昌燉煌俱降業稱涼王蒙遜後襲業殺之取其地自為涼州牧張掖公代秃髮傉檀敗之取姑臧稱河西王又敗李士業取酒泉蒙遜以宋元嘉十年死在位三

十三年子茂虔立六年而為魏所滅凡二世三十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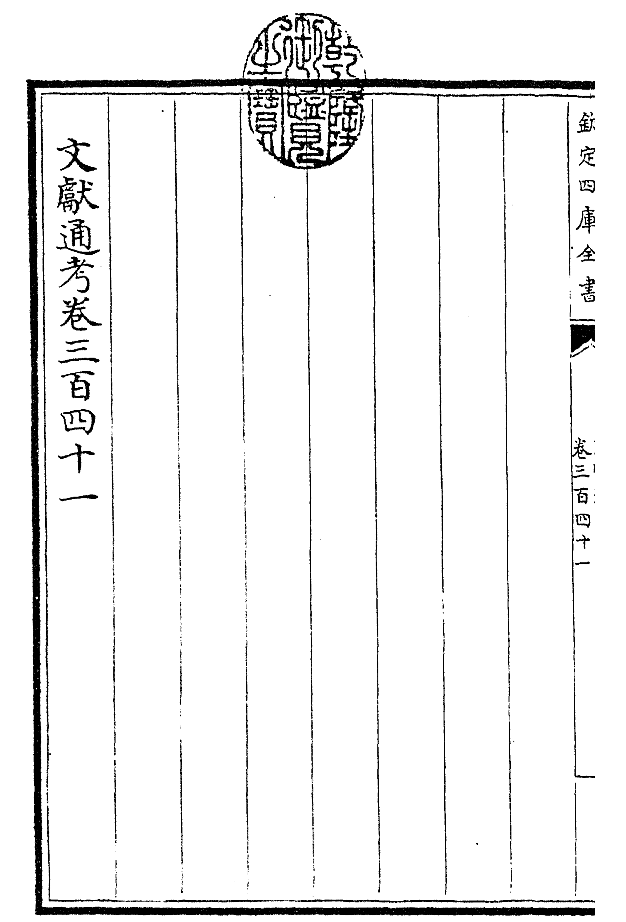
赫連

赫連勃勃字屈子（屈列反）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曾祖武劉聰世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雄據肆盧川為代王猗盧所敗遂出塞表祖豹子招集種落復為諸部之雄石虎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左賢王丁零單于父衛辰入居塞內苻堅以為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於代來城及堅

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魏伐之辰師敗為魏所殺勃勃乃奔於叱干部後奔姚興高平公沒奕于奕于以女妻之言於興興深加禮敬拜驍騎將軍常參軍國大議後封陽川侯使助沒奕于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使為代魏偵候後勃勃襲殺沒奕于而并其衆兵至數萬義熙二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國稱大夏其年討鮮卑等三部破之侵嶺北諸城破禿髮傉檀之師遂



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名為統萬改姓赫連氏又攻姚泓取安定會晉師伐秦滅之劉裕還建康勃勃遂取長安僭即皇帝位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禪以宋元嘉二年死子昌嗣尋為魏所禽弟定僭號於平涼為魏所滅自勃勃至定傳三世凡二十六年而亡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莊經明